



册府元龜
卷之百六十五
至六十七



13
849
58



849
5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十五

招懷第三

唐德宗建中初原州別駕劉文嘉閉城拒守帝命朱
泚等攻之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賜予如故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李洧并淄青李納以其州來降
加御史大夫食實封二百戶仍充招討使

十二月以淄青李納之降將攝密州刺史馬萬通爲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三年正月魏博田悅將任履虛僞以衛州降便授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河陽節度行軍司馬

二月以田悅降將爲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再春簡較右掌侍兼本官賜實封一百戶魏博招討副使初再春子瑤爲田悅裨將悅敗於洹水瑤自魏州出降馬燧再春因以其州降遷瑤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侍御史

三月田悅將攝雒州刺史田昂以州降授簡較右掌侍兼雒州刺史御史中丞實封一百戶

四月李納將攝德州刺史李士真攝潁州刺史李長卿皆以州降因授士真兼御史中丞德州刺史長卿簡較秘書監兼爲潁州刺史各實封一百戶是月宣武軍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平恩郡王賜實封五百戶

七月以盧龍軍節度掌書記簡較詞部員外郎鄭雲逵爲諫議大夫雲逵以朱滔反因出軍乃逃歸京師帝嘉其來超拜之而留於客省

興元元年二月鎮州王武俊集三軍削僞號詔國子

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
宣命授武俊簡較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
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時朱滔連
結迴紇奚契丹阻絕王命武俊旣首唱歸順帝嘉之
故擢拜宰相并授幽州武俊遂悉師攻滔竟殲衄焉
五月庚寅詔贈故平盧軍淄青節度使司空平章事
饒陽郡王李正己爲太尉自正己卒其子納卽阻兵
構逆故追贈不及焉至是歸順故有斯命

七月庚辰詔曰李懷光往因職任頗著幹能朕嗣位
之初首加拔擢託爲心膂授以旌旄頃歲河朔不寧
令往征討任兼將相恩極寵榮及朱泚猖狂誘姦作
亂擾動京邑逼迫奉天懷光率領全軍奔赴國難克
逆逃遁宗社再寧保安朕躬實有所賴委元帥河中
府之權兼太尉中書令之秩廣增其食賞及宗親人
臣之盛莫與爲比豈朕於懷光不盡豈朕報懷光不
崇京邑未收嫌疊已構被朱泚潛使姦人說誘又受
張佖音韶等惑亂之辭曾不覺知自生疑阻遂與元惡
通和往來朕志在推誠事皆掩覆禮遇轉厚委任轉
深都不悛心凶惡日甚勅書慰問將士懷光竝不令
宣三軍咸欲收城懷光竝不令出自云已共朱泚定

約不能更事國家兼朱泚所遣來人令見宣慰勅使
公言迫脅無復君臣朕以耿身獲承鴻業務全大計
遷幸山南蒼黃之間備歷危險賴朔方等軍將士保
守忠義耻陷惡名不謀同辭誓守臣節懷光知將士
之意不可改移徑往河中偷安朝夕據有罪迹情實
難原然以奉天解圍嘗署勳烈昨又遣男音璠等謝
罪懇請束身歸朝朕憫其改過之誠念其赴難之効
以功贖罪務在優容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
齎先授懷光太子太保勅牒河中宣慰訖三日內便
與懷光同赴上都所在保護不得邀截驚動違者按

以軍令仍許懷光將百人已下隨身防援如欲使令
家口同行亦聽懷光若致闕庭必保全終始厚恩寵
命待之如初仍賜實封五百戶子孫承襲代代無絕
信如皦日朕不食言朔方軍素推忠義國家每有危
難未嘗不立大功子儀兩收京城皆是此軍之力昨
又遠從河北來赴奉天逆賊畏威望風奔遁眷言殊
績朕豈暫忘其事將士各竭忠志叶心戮力橫遭迫
脅無路自申每一念之痛心自咎比者君臣阻隔只
爲懷光一人今懷光自請入朝猶捨其罪况諸將士
竝是功臣各宜坦然更勿憂慮所有官爵實封竝賜

名定難功臣一切如故仍准元勅超五資與改轉
九月詔曰朱滔受任蒯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祿秩
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賊泚構逆僭竊上京弟
兄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
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蹙喪而
歸既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
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居上懷柔之情未
忍拒絕且喜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宜委武俊
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各跡先彰朕
當掩疊錄誠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十月李希烈僞署滑州節度李澄以所部歸順加澄
簡較兵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次月封武威郡王賜實
封五百戶

是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艱危
以來嘗濟國難去歲朕在奉天亮黨攻逼解圍赴急
亦賴此軍言念勲勞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
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污脅忠良朕頗
降詔書皆被懷光隱匿朕之誠素竟未敷揚今時屬
嚴凝例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衆不霑恩
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將士等今年春冬衣并

賞錢宜令所司別收待道路通流當時支遣如有歸順者續到續給其大將先有實封並准元勅配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便分付令其差人請受仍明宣諭令悉朕懷懷光擁逼朔方及諸軍將士據河中同絳等州凡數萬衆度支奏懷光下將士既同叛逆請除其冬衣不給帝謂之曰懷光一人反叛朔方將士累代忠義何罪而不給故有此命

閏十月詔曰朕臨御萬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稠衆庶之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茂義棄德反天虐人朕哀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拯物不難屈

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酷烈茲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討除朕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忠良遭罹脅制雖欲改節厥路無繇乃受污終身斷寬沒代淪胥以沉誠足痛傷豈孽自一夫而毒流百姓爲人父母能不慙懷宜令諸節度使將欲進軍先加曉諭王師致討唯在元兇所有脅從一切勿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

貞元元年三月己未以光州固始縣令孫液爲鄭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始液因官陷賊李希烈寇沒汴州
迺迫武牢盡爲所制託液心腹授偏師鎮鄭州希烈
敗退保蔡州液以州來歸

四月詔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將士頃赴奉天濟朕
危難皆是功臣懷光脅其妻孥脫身無路朕屬者下
詔招諭官爵實封一切如舊雖獲於陣上亦無所傷
嗚然此心無負忠義今馬燧渾瑊并諸軍勝捷相繼
河中將較歸降頗衆皆奉國捐家足以見軍士之心
興言感歎宜加優撫且以馬燧渾瑊充招撫使棄逆
歸順一切不問歸順將士仍別建營屋優給任用各

盡其才所在誘諭務稱朕意

八月李懷光手詔曰國家多難二紀于茲朕嗣位七
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盈懷今二孽繼誅諸方
甫定哀彼淮右獨爲匪人其帥不共其衆何罪諸道
應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仍
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
待之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洗滌與之
更新明示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遠邇咸使聞知
二年二月詔曰李希烈負恩作亂劫脅平人朕念生
靈無辜務欲息兵捨罪累行赦令皆許自新言必再

三事出誠素此朕含垢忍耻屈法爲人之心天下所明知也希烈又固執兇圖驅脅將士違我詔命犯我軍兵今月三日遣僞署申隨唐鄧四州都知兵馬使杜文朝率馬步五千人入襄州北界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勒兵馬與戰大破其徒斬級擒生盪除畧盡又於陣上生擒杜文朝及大將馬坦然等此皆朕德不昭感教未敷行致使平人脅從逆命其帥有異其人何辜朕所以省表悼心感事增歎猶冀改過尚可息兵明稱屈已之心式洽好生之義其陣上生擒將士馬坦然等七百九十人宜令樊澤給衣服糧食竝

放却還拜寫前後赦文勅命宣示淮寧將士等有能向化者准赦令一切不問官爵如初其傷殘未盡復者竝委醫療令其得所其陣上所殺人宜差所繇官於側近埋瘞兼立碑記無使暴露鬱吾春和其杜文朝身領全軍事得繇已不能歸順力屈就擒待到日當有處分

七月以許州鎮遏使李光暉爲許州刺史薛翼爲唐州刺史光州鎮遏使夏侯沼爲光州刺史隨州鎮遏使李惠登爲隨州刺史褒歸順也

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雒州以謀亂誼之

弟諒時爲兵部員外郎素服待罪闕下帝令復職且遣諒以書諭誼焉

十一年九月昭義軍節度使掌書記試秘書郎盧頊爲洛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誼據洛州頊白於節度王虔休請入城說下之頊見誼爲陳利害誼請隨頊歸朝故頊不次授官誼亦不赴京師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命高崇文討劉闢三月丙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奏收梓州破賊千餘人丁丑制曰朕聞皇祖玄元之誠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

之恭惟聖謨嘗所祇服故雖文告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姑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受宰衡之任弘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夷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在成命者雖垂於禮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違卿士之謨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弘矣曾不知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克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劔路師徒所至燒掠無遺干紀之辜摧髮難數朕爲人司牧育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

赦是用叶羣帥之謀除百姓之害未清妖孽底定一方伐罪吊人於是乎在其逆賊劉闢在身官爵宜竝削除今王師鼓行尋濟天險梓潼城守已解攻圍壓卵注熒坐看撲滅其西川將士如有乘此聲勢翻然改圖梟斬克魁以效臣節者必當特加爵秩高位重賞朕無愛焉其餘將吏等但能去逆效順以所領歸降者超秩三資授官以一身降者亦與改轉長行官健歸順者竝與敘錄仍加賞給其西川管內刺史等當其阻亂孰克靜戈雖章表未通而衷誠可見今能歸款亦仍舊職如或乘機立効因事建功竝特加酬

賞務極優厚夫皇王之道吊伐所加義在除殘情非樂戰故脅從罔理必戒於徂征焚溺是哀俾興於後怨禁暴止亂其在茲乎况有迹陷竟徒心非黨惡歸我無路遂至淪胥言念斯流尤深軫惻所以明諭將帥罪止渠魁其餘染污一切不問布告遐邇宜悉朕

懷

九月以西川降將文悅爲戎州刺史仇良輔爲簡州

刺史

二年十月潤州將張子良等旣擒逆賊李錡制日浙西管內官吏及職掌人若被迫脅驅使者但情非同

惡一切不問

三年六月癸亥以邕管將黃少卿爲歸順州刺史弟少高少溫竝授官少卿西原蠻首也貞元中屢爲邊寇至是相率歸款

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以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兵討之詔曰自古哲王之有天下者懲其暴亂則法所宜加察其情狀則罪有不及况故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忠扶邦國節著艱難覽視冊書想見風槩而承宗毀棄門戶違悖君親遽肆姦克自貽討伐樂盈千紀寧忘武子之勲蕭延紹封無廢鄭侯之嗣矧忠而見

節禮以議親宜降深恩庶行中典載明樵採之禁兼茂歸降之制好生之德俾浹人心止殺之源用孚朕志其王士平士則竝宜各守舊官其武俊實封仍特賜士則承襲鎮州大將昔著茂勲言念其勞每念增歎其有食實封者竝宜依舊不須停給如領兵軍將以所領歸降者超二資與官賜實封二百戶仍賞錢一萬貫文其武俊士員松楸墳墓行營諸軍竝不得輒有毀伐除暴勝殘事非獲已布德施惠仁豈遠乎用彰吊伐之師式示皇王之道宣布內外宜悉衷懷十一月丁未詔鎮奠管内諸州百姓等莫匪王人皆

同赤子蓋戀生業逐迫覓威暴賦急征既嗟於無告
冒鋒觸刃又慮其俱焚言念于茲良深憫惻其應討
伐鎮州諸軍所到之處宜先存撫百姓使安其業勿
令虜掠傷害以副朕心

八年八月丁未鎮州賊帥張伯靖降于荆南九月辛
亥以伯靖為右衛翊府中郎同正員兼歸州司馬仍
委荆南節度使軍前驅使

九年十月甲子制曰朕嗣應寶位于茲十年每推至
誠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太和宵衣旰食意屬於
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

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羅庶遵兩階之
義宜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兼充申光蔡等州招
撫使仍與薛道衡將帥等即同糾率共申曉諭其淮
西將士官吏等如有歸國者即量其高下便授職任
仍具聞奏即超官爵縱舊有罪犯一切無問吳元濟
如束身歸朝亦當乘瑕錄用其百姓有歸投者仰便
給糧食仍與田宅務加存恤使其安堵事平之後淮
西將士宜共賜錢二百萬貫百姓給復三年詔書所
不該者嚴綬量其所宜條流奏聞庶盡綏懷之義以
申生育之恩若尚執迷不能遷善至於問罪自有賞

刑宜以誠懷使其知悉乙丑命內掌侍知省事崔談峻都監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及山南東道節度兵馬使仍與嚴綬及諸道計會逐便宣撫

十二年二月庚申勅淮西賊中百姓窮困相率歸順其數甚多言念生人載懷哀憫必資綏撫使獲安存於許汝行營側近置行鄆城委韓弘計議揀穩便處置又於唐州側近置行吳房縣仍令本界節度觀察使擇幹了官知縣事兼量置兵馬防護使免憂危時營諸軍兵招得淮西百姓五千餘戶賊以西南受攻者三年貯藏內竭併食共衣戰卒之外多無粒食水竭其魚鱉萎茨陸盡其走獸畜產以及草木又苦賊令苛虐相師而出賊亦慮索其食不復禁之

三月己巳以太子僕揚元卿為蔡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本州圍練鎮遣使詔曰淮蔡近郊久隔皇化本殲克虜在拯生靈況今賊黨將離相繼效順思俾帖危之俗盡霑牧養之恩勞俸招綏今之所切其新除蔡州刺史揚元卿宜令與李愬商量計會且於唐州東界選擇要便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准勅優恤存撫令知國恩必使全活

四月乙亥詔曰刑賞大信國令必行義勇深誠旌答斯在西文城柵歸降都將吳季琳堅拒逆之計結勤王之心翻然令圖竟效前款高秩厚賜宜醕爾勞可

試秘書監兼御史中丞封濮陽郡王賜實封二百戶
賞錢萬貫仍令李愬署以重職以獎忠臣

五月辛未詔曰見機效節誠固於危途秉義懷忠福
生於死地挈其全邑誓彼萬心事且超於等倫賞豈
限於班次郾城降將殿中監鄧懷金自王師壓境詔
命先施識祝網之深恩感投身之有地縲俘以列介
士無譁披於凶墟造我營部聆之者響振慕之者風
趨銷遏亂源導迎善氣固可勒功王府播美天衢拜
爵當時傳封後衣商可簡較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封
新平郡王并賜實封二百戶賞錢一萬貫又委李光

顏署以重職仍加銀青光祿大夫

十三年正月一日赦書鎮州王承宗若能束身赴闕
捨而不問仍加官爵又制曰王承宗先祖武俊有勞
王家雖再加之師每從人欲而十代之宥聳切朕懷
近以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
宗果能翻然改圖披露衷懇遠遣二子進陳章表緘
圖印以上聞獻德捷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益諒
申效順之心足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其
王承宗所有瑕釁特宜洗雪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簡
較吏部尚書餘如故其管内四州百姓委承宗厚加

安慰先是命尚書右丞崔從使鎮州賜之璽書期以
自新承宗素服俟罪奉表陳白帝益矜之遂復爵命
以華州刺史鄭權簡較工部尚書蕪德州刺史充橫
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使
四月甲寅魏博遣使將押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
將石沘等至臺門請罪中使宣旨令於客省安置俄
有詔移館於禮賓院魏博監軍遣使獻王承宗德棣
二州圖印蕪請入管内租稅七月詔復承宗實封二
百戶
十二月戊寅魏博及義成軍送到擒獲逆賊李師道

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兵馬使宋澄等四十七人並
從釋放仍却遞送魏博義成軍營委收管驅使如綠
父母猶在賊中或羸老病疾情切歸還者仍加賜優
賞放去務於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兇知
之潛相傳告繇是叛徒皆感朝恩繼有降者

十四年正月淄青僞署海州沐陽縣令蕪鎮遏兵馬
使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聰詔授洞簡較殿中
少監兼侍御史知沐陽縣事賜實封一百戶賞錢五
千貫并令淮南節度使李夷簡授之重職其縣權隸
楚州加聽兼御史大夫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十一月癸卯制曰朕聞帝王之宅四海子羣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照其發號施令也如雨故能上符天道下感人心朕自嗣守寶圖將欲恢弘王略寧懼化有所未至恩有所不周乃矐奠方祔喪戎帥念乎三軍之士泊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灾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今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思保父兄之名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獎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心嚮義丹款載申方欲效其器能各宜列於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等

已竝超授榮寵今復都加厚賜普示深恩兼以四州貧下百姓當敷賑贍之惠俾識含育之恩宜令諫議大夫鄭翼往鎮州宣慰親諭朕意仍共賜賞錢一百萬貫以內軍及戶部見在尺段支送充賞給將士兼貸四州貧下差科州縣之中或有殘破頗甚者委田弘正量便宜優卹務令存濟朕又以王澤所洽天網方收宥過釋寃與人休泰其管內繫禁囚徒罪無輕重竝宜赦免其大將等雖已頒賜官爵或慮有遺并判官等且委弘正且各銜聞奏如或父母在者別具上聞當加優卹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較等或忠義可

加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亦條錄奏聞當加追贈如子孫見在者厚加優卹仍具聞奏四州之內有高年惇獨或承平遺老咸覩皇風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差官就問量給粟帛四州之內有奉職清勤惠及百姓者具事跡聞奏當量加進改如有隱居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具名薦聞朕以武俊之勲勞光于葵鼎士貞之恭恪繼被節旌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未言十代之有俾賜一門之榮承宗兄弟竝已授官爵如或未盡霑及亦當具名聞奏其承宗葬事亦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令周厚嗚呼錄其遺忠延乎後嗣旌其衆善被于一方國有羨財不吝於卹隱朝有好爵無愛於功賞庶使八表大同五兵永戢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長慶元年八月鎮州監軍使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節度使田弘正爲亂兵所殺并祭佐及家屬元從將吏合三百餘人共推都將王庭湊知兵馬事下詔曰朕嘗讀玄元書至於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子孫名之建於霸非不三十年不能爲成人豈忍以一朝之忿驅而殺之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之衆歸於朝廷開先帝之雄圖變河朔之舊俗除去苛暴昭宣

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忠孝爲先是
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相與
讓於道矣故南征淮蔡東伐青齊比定趙地元勳茂
績皆自魏師肆我憲宗付之心膂入則輔弼出則藩
垣推誠不疑近實無比顧朕小子獲受丕圖嗣守不
遑何暇恢復而承元請覲冀郡擇才苟非勲賢不敢
輕授是用咨我元老囂於是邦而又寵諸將以懋官
加三軍以厚賜復其租入惠彼蒸黎於此一方之人
可謂無有不至而臬音未革狼顧猶存恐害忠良恣
爲殘賊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天胡不仁一至於此朕

下爲君父上奉祖宗毀舟楫於鯨鯢嚼股肱於蛇豕
尚欲因循忍耻苟免偷安非唯傷心於田氏之子孫
亦將何顏謁先帝之陵廟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
誅夷用申冤痛便合興師進討以翦姦克尚念一軍
之中豈得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其魁餘
復何罪宜令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等各出全
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如王庭湊能執
首謀爲亂扇動三軍者送至隣道或就州處置然後
束身歸朝必當超獎授三品正員官并與實封五百
戶其餘三軍將士一切不問并大將等或有能相勸

諭翻然改圖者各隨事跡當加寵擢如王庭湊執迷不寤諸道宜便進軍以時翦滅苟不得已至於用師其有效忠則宜懸賞如有梟斬兇渠者先是六品以下官宜與三品正員官先是五品節級昇進仍與實封三百戶在宅各一區錢二萬貫以一州歸順者便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如先是本州刺史以一州歸順者超上資與官仍與實封二百戶一縣歸順者超兩資與官實封二百戶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并以城鎮來降者並超三資與官賜爵實封一百戶賜錢一萬貫以身降者亦準前例處分其有城鎮將

上百姓等守節拒賊身死王事各委長吏優給其家仍具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其有潛謀誅斬渠魁被其屠戮者宜便加追贈并賜錢帛仍與一子官諸軍所至不得妄加殺戮焚燒廬舍掠奪資產并有拘執以爲俘馘其管内州縣有自置義營堡柵王師所至能相率來歸各加酬勞時當秋候務切農功邊界之人懼廢耕織應緣軍務所須不得干擾百姓如要車牛夫役工匠之類並宜和顧情願仍優給賞錢賊平之後應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節級賜物其長行官健歸降者亦當優賜褒賞幽陵變擾誠謂亂嘗以其

旁害賓寮毒加台鉉較其輕重示以招攜尚開迷復之門用廣自新之路如聞賊中文牒妄作異端皆指朝廷徵兵欲戍邊塞此皆狂詐扇動人心况今邊上甲兵足以備禦欲令知悉故重宣明仍委所在節將以此告諭昔堯舜之俗比屋可封虞芮之人讓畔可感仁義則水火可蹈忠信則蠻貊可行繇是言之亦在化之而已逮我長理何其遠哉豈朕之滿假荒寧自聖而不可教也將朝之魁梧骨鯁自持而莫我念耶二者之來皆朕不敏內省終夕其心浩然於虜封域之中干戈作矣廊廟罇俎無忘弭寧布告朕懷以

須良畫

文宗初卽位以故橫海節度李全略子同捷爲交海節度同捷託以三軍乞留拒命太和元年八月庚子詔曰王者之御天下也推其至誠格以大順臣子之奉君父也效以奔走竭其忠貞故能上下交感家邦用寧其有專上周旋于紀悖戾怠弃彝典矯誣當時固人神之所不容古今未能制者也朕以菲德祇荷鴻業將躋俗于至厚之域致人於無過之地永用勞慮惻然疚懷李同捷幸席舊勳不思績緒斬焉未幾私行墨縲毒殺忠良擾惑部較稽之國憲難逭嘗刑

朕以頃在先朝已稽中旨實遵成命來議改圖庶乎
舞階以服有苗因壘而降崇國使臣旁午優詔指明
而又越留務之權授之戎帥拔負海之地置之中華
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懷迷執閉境搜兵大
誦隣封拒捍中使遐邇憤怒中外驚嗟叛命旣彰大
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憮然其李同捷在身官爵竝
削奪朕以滄溟之地克魁竊據今若怒茲小醜遽至
大刑慮金革一揮玉石同碎吊人之義深置未安宜
令四面節度使各蓄兵鋒共固疆守絕其窺伺之路
撫其離叛之人嚴戈矛之備以待其窮據山川之要

以張我武如叛徒驚擾潛有侵軼當隨機禦過以自
保完勿使凌犯爲虞隄防或弛其滄景將士如有能
奮揚忠義執戮渠魁者先是六品已下官者便授三
品正員官其先是五品已下官者節級超獎仍賜庄
宅各一區錢二萬貫文竝列加寵任如能率所管兵
馬以州郡來降者超三資與官便授岳牧賜錢一萬
貫以城鎮來降者超兩資與官仍賜錢五千貫以一
身降者亦與改轉仍賜錢帛其同捷如能知義悔過
束身歸朝竝與洗雪仍加寵獎若不能悛悟自取誅
夷罪止一身其餘脅污一切不問於戲佳兵者聖祖

之所誠文德者前哲之所崇肆余寡昧敢忘不訓然以齊庶方者號令立人紀者君臣斯制苟渝大倫安設是用絕其奔軼誠以申嚴佇無戰於文告庶有瘳於迷復特此來遠諒非初心布告內外咸使知悉

二年三月己卯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於棣州界破賊五百餘人燒却棣州三面城門庚辰勅曰如聞招討棣州計日降下賊收百姓多在城中時方春農必多餒迫歸降之後宜委智興據戶口人數節級賑賜使各安生業便以度支供軍斛斗數內充如失家業者仍以空閑屋居田地逐便安存

九月辛丑授棣州降將劉志清爲正議大夫簡較太子詹事兼侍御史龐再忠爲朝散大夫簡較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滄州鹽山縣主簿知州事張叔連爲福

王友

八年二月庚寅詔邕府招討使董昌齡自邕州累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惡皆擒言念蒼生無非赤子况在荒徼尤當撫循其溪洞如有未歸附者向後非因侵擾更不用進討仍加存撫各使懷安所獲溪洞百姓並分配附近州縣令自營生不得沒爲奴婢將充賞賜

開成二年三月壬申詔唐州劫掠縣官捷桂管聚集妖人或始於討窮或迷於誘導嘯集未散伏藏山林者委本處長吏遣人宣諭恩旨竝放令歸鄉貫田里俾安家業勿更根尋

武宗會昌三年八月詔義軍劉積叛命令河朔三鎮討積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制曰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軍節度使何孔敬或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至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變顏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色况成德軍嘗以梟騎橫陣首破朱滔士氣方

醜再迴魯陽之日鼓音未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皇化士博餘勇軍有雄心必能稟鄭侯之指縱成葛亮之討伐咨爾二帥朕所注懷元逵守本官克北面招討澤潞使孔敬守本官克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州曩者列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績事煥于後亭鑿輅巡遊金石列于代邸實謂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已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竝赦而不問其大將等如能捨逆效順以刑

郡兵衆降者必加封賞如能擒逆賊劉積者別授土地以報勳庸其諸道進軍不得燒毀廬舍發掘丘墓仍委劉沔王茂元同力攻討朕以羣臣執義固爭謀非獲已告布中外明體予懷

宣宗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俞懋勳以秦原安樂三州歸闕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帝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五十萬疋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詔徐州銀刀官健其中先有逃竄者累降勅旨不令捕逐其今年四月十八日草賊頭首已抵極法其餘徒黨各自奔逃所在更勿捕逐
僖宗光啓元年閏三月詔諭秦宗權近鎮制曰我國家天曆自歸君臨無外十七聖滂流玄澤積澗山靈三百年保定鴻基方延運祚其間數纏災運禍起兇狂纔聞竊命之稱已觸震雷之怒或腹心生變或骨肉相圖近事可明靈誅不漏蓋人祗之共憤乃宗社之儲休亦賴中外重臣佐佑薄德大恥旣雪小康可期須申誥諭之勤用致綏懷之旨而宗權藩垣攸屬倚仗特深章表繼來至誠可驗而兵戈未戢物論猶疑是生交構之端益惑親隣之聽况位崇將相爵極

侯王圖功則國禍可平快志而家寃已雪勸忠貞於部伍莫若率先鑒成敗於古今當思釋禍猶冒屬厭之誠適搖怙亂之機且患難雖繁封疆有制各圖侵軼自撥悔尤高潯之下澤州將攻僞帥周岌之窺臨汝本利危邦翻爲致寇之資蓋昧啓讐之釁得土地爲他人所有得貨財亦他人所資勢敵則相傾力均則相忌害莫深於歸怨利莫厚於圖安况井邑皆空耕桑盡廢歎瘡痍而未復軫哀痛而難忘且維邑通都非列蕃之所併河陽要地亦諸夏之必爭若不制自木朝豈可公然竊據節旄寵授須俟王人賦稅均

輸合資國用至于封疆隣接續可商議指揮但當還舊尤藉近鎮繼聞蒲陝已受攻圍河外旣事於枝梧關中自防於漕轉迴車或阻奉國逾虧今者先在息兵各令守境爵位幸非愛惜君臣足保初終尚或執迷方知誤計若法制不行於一處卽征伐須徇于衆情人亦有言理難爲黨雖萬方之罪當責朕躬而九廟之威更憑天力縱以黃巢頃盜宮闕曾會師徒旣戮元兇須遵後命所以寢興念慮詔示殷勤猶期遠保宿心不欲便乘衆怒山河著誓當明指日之心聖哲好生必用舞干之德佇披深款勉蹈良圖

昭宗以文德元年三月卽位十二月蔡州牙將申叢
執秦宗權搃折其足乞降詔中使宣諭便以叢權知
留後比中使至別將郭璠殺申叢篡宗權繫送汴州
大順元年六月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大將權知邢雒
兵馬留後安建上表請以三州歸順遣中使往勞之
乾寧三年八月邠州王行瑜將蓋寓李存信闞鐸判
官王讓李讓吉等竝降詔加賜賚

哀帝天祐三年十二月兩浙奏淮南楊行密僞署宣
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簡較司徒前守舒州刺史
王茂章云今年正月八日部領首下馬步還投當道
其人是淮南第一都將憤以本道兇邪來篡大朝明
盛觀茲忠孝合具奏聞者救曰王茂章能分逆順捨
彼狂迷弃楊渥之亂邦不同姦險投錢鏐之巨鎮思
託賢良旣明向國之心頗見立身之道元戎所薦義
節昭然須行激勸之規用示獎酬之寵宜授金紫光
祿大夫簡較太保兼御史大夫

冊府元龜 卷之二百六十六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岡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十六

招懷第四

後唐武皇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和建叛入
汴軍武皇令李存孝定邢洛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
威與鎮州王鐸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
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

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攻臨城柏鄉李威救至且議旋師

乾寧元年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為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騎將安福順安福應安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州以應之

三年五月汴人大舉以攻兗鄆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許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於莘與朱瑾合勢頗挫汴軍

四年九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言王拱引汴軍寇虢武皇遣李嗣昭將兵三千以援之屯於胡壁堡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

天復三年梁太祖所署昭義節度使丁會以潞州歸帝納之賜甲第於太原位在諸將上

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八年正月南伐至邢州遣李存璋治械攻城時梁將王檀為邢帥乃約矢飛書諭以禍福曰天維助順神亦害盈有道即興無道即滅昔漢朝中否俄成王莽之妖晉祚中微復起桓玄之禍莫不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天地可以心欺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雪霜之後寒松驗貞翠之姿喪亂

之期義士見忠勤之節是故南陽宗室京口英雄皆
懷仗順之謀悉建平勲之策逆溫萑蒲餘孽猷猷微
民因黃巢將敗之秋於白水喪師之後自知勢蹙遂
乃向明聖朝以方切招懷顯行恩渥使從賊將委以
齊壇錫全忠之嘉名居夷門之重地爾後連侵四鎮
壘擁雙旌非聖朝恩澤不深非聖朝有負此賊而乃
結連姦逆攻逼河岐謀害近臣劫遷鑾輅終成大逆
遂弒昭皇殺戮宗枝逼辱妃后萬民相顧而投淚百
辟飲恨以吞聲以致神堯萬代之基陷入碭山豎子
之手人祇痛憤天地慘傷况復自僭逆以來猜狂愈

甚忌勲舊則殺傷已盡貪財貨則溪壑難盈氏叔琮
朱友恭之徒蔣玄暉張廷範之輩罪無毫髮皆被誅
夷王仲師覆族於前劉知俊脫身於後如斯統馭何
以扶持稍成瓜李之嫌便中讒邪之口且鎮定兩地
聖后重藩皆世嗣山河代分旄鉞各以生靈是念封
壤不安既拜表以稱臣又竭財而入貢而逆溫不察
忠率潛肆窺圖詐稱應援之師盜取深冀兩郡見利
忘義一至於斯欲令天下歸心乃至舟中敵國昨鎭
定大王特差人數徑告弊藩予遂統師徒躬來應援
逆溫已令其將王景仁等七八萬衆屯據柏鄉日令

步騎攻圍其城終不出關遂令引退即便前來既落
穀中須施毒手東西掩擊勢若山摧擒戰將二百餘
員奪鐵騎五千餘匹橫屍蒲野皆龍驤神捷之徒棄
甲如山悉長劍銀鎗之類程思權縷陳表本張濤亦
備述事機燃董卓之臍何煩再舉斬桓玄之首正在
此時近又岐下淮南皆通問使成期春首同起義師
計柏鄉之勝捷遠聞在兩地之戈鋌轉急天時人事
昭然可知伏以公緱嶺名家聖唐勳族因逢國難偶
在賊庭當華夷無事之時蒲朝朱紫儻社稷中興之
後足顯勳名予曾高自憲宗朝赴關以來世荷恩寵

敢因此際誓復聖唐必不與陽山田夫同戴天而履
地予幕賓王緘僕射九月中鳳翔使迴劉知俊令公
因遺書示兼傳密意具述足下相與之分最異他人
兼憑附達絹書尋令通送又累得潞州相公家兄文
字及招得魏博子將聞得逆溫於公君臣之分已有
猜嫌曾於故鎮着人密欲窺筭皆言紀綱不少謀害
稍難頗得事機極不虛謬且公彭門侍中之後鴻勳
茂業播在史書豈忍屈節賊庭黥汗盛族轉禍爲福
去就奚安箕子去殷項伯歸漢棄骨肉猶稱先智全
富貴固是良圖今三鎮嚴師已及城下敢假丹抱仰

達英聰儻蒙俯賜忠言見機知變叶同討逆興復聖唐則身與金石齊堅名與天地同固蓋以久欽重德是敢先貢直言如明鑒未迴丹誠尚阻則長濠巨壘築室返耕使飛走以無門固展覲而有日

二月南伐鄆州步騎三千自黎陽歸國其都指揮使張從楚曹儒謁見帝賜衣袍韉馬額其兵為左右是月命從楚儒為都將俱賜姓李氏從楚改名紹文曹儒曰紹武

十三年八月攻邢衛洛磁下之相州節度張筠棄城遁去邢州節度闔寶嬰城拒守帝令軍士諭以張筠宵遁令降將張溫率汴軍五百於城下招諭之寶知勢危窘援軍路絕請以城降帝嘉之進位簡較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節度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

九月梁將戴思遠為滄州帥時已定魏博思遠勢蹙

棄州遁走毛璋毛璋本滄州小拔乘虛據之以城歸國因授

貝州刺史轉遼州

十四年二月梁將謝彥璋帥眾數萬逼楊劉城帝自魏州聞之輕騎趣于河下賊軍遂壘以自固又決河水瀾漫數里以陷我軍我軍不得進自破安彥之後

其潰亡之卒多嘯聚於兗鄆山谷間觀時勝負有投
來者帝以書諭之曰夫相時達變爲智士之良圖擇
福知機蓋丈夫之能事故有竄身山谷不處危邦今
古攸同豪傑共貫近聞鄆州山寨聚徒實繁並是汴
雜舊人兗鄆奇士見河南之失險知偽數之必亡厭
血丹於連年避淫刑於虐主必想元元失所恟恟無
依莫知投足之方未有息肩之地予自去冬親提虎
旅徑取楊劉旣獲通津已諧大計視逆豎而便同機
上筭梁園而已在殼中謝彥璋營葺梟巢嘯聚河上
撩虎頭而難逃碎首伸螬臂而何暇爭鋒今則虐使

生民決開天塹築隄壅水自固軍營偷生取笑於甯
夫作事頗同於兒戲公私塗炭內外分離旣板蕩以
不披固水消而在卽予俯詳人事仰察天時旣畫成
謀已圖大舉控新羈之鐵馬礪却日之霜戈屈指定
期長驅決戰誓平國耻須復家仇廓妖祲於西郊奉
中興於萬葉諸君等或中州義士或大國遺民因兵
革而不保田園避殘酷而深藏溪澗聞余義舉計各
歡然今旣屯聚衆多已相統屬須自謀畫自立功名
或則攻取城池便可跨據州縣因滋事勢以決遠圖
梁寇旣西有多虞固不暇分其東去青兗則無人之

境齊鄆則喪亂之州彼若圖之必定成事斯爲上策不可後時凡有兵機予能應接當俟寰區一統海內爲家可於所得封疆遂其富貴之願蒼蒼白水予所不期若守險偷生潛身匿迹終爲亡命自棄何多時不再來機須速決長謀遠筭自可擇焉自是兗鄆群盜徃徃率衆歸于行臺

十五年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來乞師友謙本名簡梁太祖畜爲假子以爲陝州節度後爲河中節度及友珪弑逆意深不釋友珪徵之友謙不奉命友珪令其將韓勅等將兵攻之友謙乞師於帝帝赴援大敗

泝軍與友謙會於猗氏陳詞瀝懇願爲附庸帝嘉其忠願賞待之

十六年攻下濮陽獲其良吏乃下教告諭曹濮百姓曰千紀亂嘗人神共怒殺君盜國天地何容激忠良仗順之心拯黎庶倒懸之急予援從近歲親舉義師每惟戡難之謀所切弔民之患而賊黨不分逆順憑附妖覓唯偷晷漏之生不慮覆亡之禍去秋予暫歸寧觀留侍并都賊將王瓚輒渡淇河偷營巢穴不敢前來決戰遠出交兵壁閉偷安可知羸懦予親臨賊壘率士登城賊遂出營門與吾合戰纔交鋒丹便委

于戈戮甲士二萬餘人奪鐵騎三千餘匹敬于李立之輩已纍鼓於軍前拱辰待衛之徒盡橫屍於大野所殘無幾不日剪除料彼友貞難逃鈇鉞豈能保完生聚禦捍疆陲予昨徑出偏師徇地曹濮閱其蒸庶羅此百殃空多轉餉之勞殊失保全之望予示其禍福各擇安危勿附賊以亡家須決機而保族若能自携老幼歸我封巡亦議撫綏俾令蘇息如懷鄉戀土苟免待時則須遠避兵鋒慎於去就佇平克醜冀復鄉園其諸軍兵士州縣長吏等自解圍上黨對陣栢鄉華縣交兵楊劉接戰亦合諳吾機略可料與袁何必阿附元兇自貽伊戚不如嚮義自卜永圖旦旦之懷元元其悉

十七年秋六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王留務請梁王降節梁王怒不與遂請旄節於帝梁王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師圍同州友謙來告難帝遣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庭及率師赴援九月師至河中朝夕齊梁人不意王師之至望之大駭明日次於胡邑與朱友謙謀遲明進軍距梁壘梁人悉衆以出蒲人在南王師在北騎軍旣

接蒲人小邨李嗣昭以輕騎抗之梁軍奔潰追捕二
千餘級是夜劉鄩收餘眾保營自是閉壁不出數日
鄩遂霄遁王師追及於滑河所棄兵仗輜重不可勝
計劉鄩尹皓單騎獲免未幾鄩憂恚發病而卒

二十年四月莊宗卽位制曰澤潞封疆兄弟之國追
思舊績言念疲民惠在綏懷恩加招撫各仰沿路鎮
戍布命宣陳咸令樂業營生無使侵疆為患

同光元年八月梁行營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自高
陵津渡剽於臨河帝以騎軍挑戰延孝率百餘騎倒
戈來歸延孝本晉陽人家世部率少隸太祖軍負罪

奔於梁漸至偏裨性剛烈負氣不居人下知賊庭終
敗來奔帝虛懷引見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
宅於鄴以為俸日都軍使兼南面招討都指揮使簡

較司徒守博州刺史時河朔危急延孝至軍情稍壯
十月巳卯車駕至汴州梁開封尹王瓚恐懼出城迎
降伏地請死帝曰朕與卿家世密親兵或阻闕卿時

竭心所事人臣之節也何罪之有乃命復舊職
及誅張漢

傑朱珪輩贊大憂駭不自安以憂病所有家財相繼入貢帝慰諭之終以憂病而卒

壬午梁將段凝所部馬步軍伍萬解甲於封丘勅旨
令於州城北十里排立俄而凝等率大將先至泥首

請死帝慰之曰僞主誤誤卿輩無罪各賜錦袍御馬錢帛有差帝出封丘門撫勞兵士歡呼之聲殷動天地帝慰之曰爾等皆吾赤子被賊驅率暴露征行數十年來不安耕職今誅逆孽平一天下自此休兵罷戰何樂如之可各復本營餘勿憂懼

癸巳勅朕親驅義旅徑下僞庭克讐雖以翦除內外或聞搔擾貴行招諭以示綏懷應諸色官員並宜仍舊勾當當軍百姓各自安居永無勞弊之虞共睹昇平之代如無量之輩翕動人情便仰密加追捕嚴行處斷貴從寧謚當體朕懷是月入雒爲雒京留守河

南尹張全義羸老不勝拜蹈帝令人掖之臨軒慰勞稠沓初全義棄澤州而趨河陽第全武及家屬爲我軍所得歸之大原太祖給賜田宅厚加撫卹天復中密令人通情至是帝重其宿望謂之曰張侯無恙卿識機知變無絲與我早通鄉家翁姪幸復相見全義垂涕謝恩進幣馬千計謝恩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弟兄之是同詔曰叛之則懲服之則捨蓋前經與旨爲當代之通規既屬纂承是務遵守應舊僞庭位居藩翰任處專城或掌握兵權或捍防邊鄙各爲其主以全其名旣解甲以歸明或飛章而送款變通

斯觀忠節可嘉其逐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諸州刺史監押及僞庭先差出行營將較都監等並須恩詔不議改更仍許且稱舊禦當俟別加新命是月僞梁宋州節度使袁相先至覲於玄德殿泥首待罪詔赦之

十一月梁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自河中至見于玄德殿進金鞍名馬帝慰勞加等友謙乞割磁隰依舊爲蒲之屬郡乃以絳州隸之又求爲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亦許之尋加守太師尚書令進邑至一萬八千戶西平王如故又賜姓名繼麟兼賜鐵券恕

死罪

是月中書奏河南諸方鎮節度刺史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只書姓名未頒渙汗必負憂疑望宣付各降制命以表新恩從之

二年二月遣左武衛大將軍張紹虔押國信宣賜淮南

五月路州賊首領楊立遣守將韓暉奏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齋勅招撫

四年二月癸丑中書明下奏僞蜀官員先有赦旨黜降近者員數極多相次到闕並是未承前勅慮抱憂

疑宜令御史臺具所到官員出身歷任三代家狀約
僞官品秩准前勅次第當擬同正官奏復如是僞屬
將相家屬稍多卽於山東州府安置如位卑家屬少
者或是本朝舊人有骨肉見在班行卽任便居止或
是三川居人願還本土亦俟三兩日放歸本處或有
本朝曾登科第歷任班行材器爲衆所知可以甄錄
卽續具人才酌量奏擬從之是時僞屬宰相王錯庾
傅表張格皆本朝衣冠之後也豆盧革韋說素知之
旣聞歸款意欲處之善地故有是條奏以俟其來
孫彥韜字德光少以勇力聞於鄉里唐末朱氏將圖

革命兼領四鎮擢彥韜于伍卒歷諸軍較偏及朱氏
借竊軍鋒屢爲莊宗所敗彥韜北屯河上知大事不
濟乃間行繇官渡委質來歸帝喜而納之授親從定
捷右廂指揮使

劉玘梁貞明末爲晉州觀察留後莊宗收復汴州玘
來朝玘在平陽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關境上
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歲
時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歟玘頓首謝之
郊天後復令歸鎮正授旄節尋有詔改授安遠軍
明宗初以天祐九年領內衙親兵時周德威攻圍幽

州劉守光困蹙令元行欽於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帝攻行欽於山北與之接戰矢及帝馬鞍旣而以勢迫來降帝憐其有勇奏隸爲假子後因從征恩禮特隆嘗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於軍中

大成元年八月以僞蜀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五千戶張格可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兵部尚書守太子賓客上柱國仍封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充三司副使從判三司宰臣任園所奏請也

九月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僞置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戶口歸明所率降戶孽畜人口在平州西者約七十里十一月鎮州又奏文進所率歸業戶口蠲免稅租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是月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噐玩錢帛有差仍下制契丹盧龍軍節度使簡較太尉盧文進遼西飛將薊北雄才傾以被讒因而避禍雖附茹毛之俗長懷向國之誠將軍寧屈于虜庭較尉終還于漢壘洎于纂紹果卜旋歸繼飛鴈足之書累殄龍庭之虜前冒白刃中推赤心擁塞垣之車帳八千復唐土之民軍十萬氣吞沙漠義貫神明爰降寵章以旌壯節可特進依

前簡較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守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滑濮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封范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兼賜推忠翊聖保義功臣

二年十月汴州節度使朱守殷閉州城拒命帝親平之辛丑德音曰衛生亡軀摧兇效命偶徇脅從之勢終懷忠盡之誠首議向明理宜行賞昨車駕初到城下之時有將士率先開門及城下朝見宜令石敬瑭奏聞當與甄酬

三年四月制夫忠而能方蓋臣子之嘉猷賞不踰時

乃君親之大義共有一心奉國萬里勤王宣至化於遐陬振威聲於異俗宜升寵秩式示優恩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東南面行營副招討使寧江軍節度觀察等使光祿大夫簡較司徒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守夔州刺史西方鄴壯節挺生英才闢出居家克孝事主能忠總銳旅以邁征飛捷書而薦至一日千里復峽內之土疆七縱七擒盪荆門之妖祲近令偏將徑取敵城運籌之智神輸破竹之威電速漸平兎穴當覆泉巢方堅倚仗之誠宜降褒崇之命俾兼爲保益重殿邦旣虎踞於上流佇鯨吞于下瀨於戲功名

既立節義彌高鼎鐘方示於鐫銘綸綍寧煩於訓誡
唯期帶礪永協雲龍可簡較太保使持節都督夔州
諸軍事守夔州刺史寧江軍節度觀察等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餘
人歸闕見于玄德殿便名赴宴例加賞賜希崇幽州
人陷蕃歲久契丹署于平州至是殺其蕃兵率平管
人戶來歸

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
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燹超擅稱留後詔鄆州藥
彥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勅書曉諭夏綏銀宥等

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藩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
李仁福薨變朕以仁福自分戎關遠鎮塞垣威惠俱
行忠孝兼著當本朝藩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
大巢穴徒或遙尊聖主夙夜每勤于規救始終罔怠
於傾輸爰今眇躬益全大節協和羣虜惠養蒸民致
朕端拱無爲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遠肅邇安委
伏方深凋頌何早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
存於社稷有餘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
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
方定戢姦邪之便此令嗣襲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

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
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却除夏州節度留後各降
宣命指揮使勤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
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於移
易宜普示於渥恩庶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
嘗赦所不原者竝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竝放兼
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舊勾當及與
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分
折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內安華夏外撫夷狄
先旣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暉之守岐

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郵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
知變舉族來朝從暉則見領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
次其昆什竝建節麾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
之貪上谷李賓之各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
或則依憑嘗項竊據山河罔稟除移唯謀依拒比及
朝廷差命良將徵發銳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
討伐已見覆亡數萬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族之
黨項一鼓俄平尋拔孤城盡誅羣黨無遠無近悉見
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諭將來
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

身之福則允韜從職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較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勿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樂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別降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叅詳事理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捨更慮孤恩之輩樂福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却謀相害自要功勳宜令李彝超體認朕懷宣諭彼衆無聽邪說有落姦機宣布丁寧咸令知悉

六月權知京南節度高從誨上章乞許自新重修職貢初從誨父季興以請峽內三州事據城阻命繕甲締結梟夷從誨屢諫不從及王師問罪孔循令門客李湜見季興諭以禍福季興悻慢不遵從誨俟其有間私與湜曰令公性強不能遠圖此事予嘗號泣言之竟未聽從然予之操心必不負于國家苟王師退舍聖上許其改圖予必可致令公首過公爲予言于朝執至是季興卒從誨屢遣使致書于湖南襄陽師請上章保明願垂昭洗先時襄湖表章交至至是從誨復自上章首罪帝曰先臣叛命不預從誨事可待

之如初

長興元年九月淮南降將海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傳極率黑雲都兵士七百三十五人見于內殿各賜鞍馬衣段錢帛袍帶有差

三年三月辛丑以淮南降人潤州觀察巡宮嚴澤爲亳州譙縣令仍賜緋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勅聞訪諸道州府等昨以朝廷近有指揮搜羅官健震驚戶口搔動鄉原致彼編氓不思樂業結集徒伴藏避山林其間亦有接便爲非率意行劫事不獲已想非故心今旣國步晏寧春

事興作宜行告諭各便歸還但務耕農况無徭役切慮有無知之輩懼罪不歸頃示條流冀令安靜限勅到後與量地里遠近與限各令復業已前爲非一切不問如限內不來者其物業許鄰近人請射承佃或有不忍招攜尙行偷劫者一聽居停及鄰人密來陳告便許占射賊人物業充賞如賊無物業卽與逐處指揮每告一人卽與賞錢二十貫文如至十人以上吏賜銀鞍轡馬一匹此外竝依所告得人數支與賞錢仍據所願穩便處與補職安排委逐處長吏遍下管內今於山谷道口津渡如法粉壁曉諭仍不任差

人四向專切招攜如是不能悛改尚務結集者委逐處差兵掩殺

七月敕昨者魏府帥臣忽與狂悖河陽兵士小有驚搔已各命於討除跡盡平於巢窟軍興之際賊計多姦時發細人潛賚獵彈意在離間上下點污忠良朕固無疑人何懷懼近聞弘暉忽然出外不赴朝參文婁繼英悞有傳聞亦茲潛匿且尹暉婁繼英位居班列事合審詳不謂此特偶乖斟酌朕情深軫憫恩在矜寬專遣招攜時議釋放各委家人諸處招喚出來却令如舊一切不問此後諸處收捉到姦細文字等

其捉事人依舊支給優賞其細人畫時處斬文字當處焚傷冀表推誠免令惑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仍付所司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連師楊師厚爲瓜牙莊宗竝其弟昇爲少較從戰河上每於馬前步鬪有功莊宗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明宗天成後領數郡刺史應順中王師討潞王於岐下暉與楊師權首歸潞王潞王約以鄴園授之潞王卽僞位帝入維嘗遇暉通衢暉上馬橫鞭揖帝帝甚怒之及因朝謁謂僞主曰尹暉嘗才以歸命稍先陛下欲令出鎮各藩外論皆云不當僞主乃授應州節度帝卽位改西衛

將軍時延光以暉失意密使人以榮利啗之暉懼訟
下水欲奔歸淮南未出王畿爲人所殺繼英未詳何
許人也事僞梁歷爲內職唐莊宗朝歷諸衛將軍出
爲絳州刺史明宗天成中改冀州北面水陸轉運使
旋移耀州團練使入爲執命轉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收懷州金州加簡較太保帝卽位復居西衛至是以
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侯故延光使人誘焉繼英不
自安逃許州匿於所親溫延沼弟以繼英有女嫁延
沼之故也竟不爲溫氏兄弟所容知張從賓據泥水
叛命繼英往依之尋爲杜重威所擒送闕梟首此市

繼英有子白德懷爲萬全令蒲中連師安審賊
而奏之尋有勅追毀所授告亦擇之以繼英因匿身
不容本非爲逆故也是時楊光遠討范延光於業送
賊軍都頭王洪等十人至大寧宮前竝釋放

三年三月詔送箭書二百遣楊光遠射入賊城除范
延光竝不爲罪

八月帝以范延光據鄴城攻之經歲不下以師老民
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卿旣危蹙敗在朝夕
若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
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

封高平郡王移鎮天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之不死則不死矣因徹去守備素服請降

十月制七萃師徒五營吏士偶因罪累遂至逋逃念曾効於忠勤宜顯行於招誘自用軍已來應有諸軍及軍色負罪逃軍諸處人等限一百日內許所在陳告竝不問罪却與收管如限內不出復罪如舊諸州府應有見禁此色人家口骨肉竝從釋放

五年五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歸淮南命馬全節以汴雜汝鄭鄆宋陳蔡曹濮周唐之兵討之帝使僕俸官劉彥瑤馳詔諭李金全曰遑藩都護三載一更古之制也嗣守世及則勞役不均朕俾全節代卿將授卿以重領何猶預熒惑而有異圖近覽復州上言云東陵洄口官波三戍皆稱江下鳩集水軍大發樓櫓與鄉應授又賈貞蔡進等咸以蠟書章表來投闕庭故旋命六將徵兵三萬如能轉負從順朕亦待爾如初予之食言何以享國若其迷途不返卽聶從昧則夷宗覆族良可哀也

六月淮南僞安州節度使李承裕率衆大掠輦其資貨而夜遁擒其監軍杜光業及部下將毛璘孫厚呂

刑州元凱招懷四
太徐引李仲福等五七百人露布詣闕帝曰此等何罪乃以所獲之馬與噐幣資裝豐厚而賜之及待以館穀光業等無不仰天感激涕泣請死帝終不戮一人悉放還之

六年八月制曰天覆地載無所不容改過自新於斯為美應亡命山澤負罪潛匿者竝放罪招攜各令歸業所在切加安撫如過百日不出首復罪如初

十一月襄州投來將士三百餘人到闕宣付侍衛司安排其首領賜衣帛有差

七年正月鎮州安重榮僞署深州刺史李從禎指揮使張仁希竝都頭十將長行共九十七人先歸降到闕見賜衣物有差尋人押赴鎮州

少帝開運二年宣收降到泰州刺史晉庭謙軍州官吏以下至行宮前勅令釋縛賜晉庭謙噐帛鞍馬銀帶公裳又賜錄事參軍李崇義司法參軍張唯諫清苑主簿李正佑部署指揮使劉繼暉噐帛有差

漢高祖以天福二年四月卽位於太原五月至霍邑詔諭鎮州趙贊曰卿燕臺大族唐室懿親作鎮方隅旣多善政應時制置素有嘉謀實兼文武之才比擅方圓之譽惟卿之身久從追脅居胡土而當全骨肉

還漢疆而近脫鋒鏑浮沉祇係於虜情舒卷非繇於
已意想其扼腕嘗所吞聲朕猥以眇躬式隆丕構承
皇天眷命副群后樂推方救阡危用拯塗炭昨契丹
見華人不附尋已促還今酋長爲神物所誅俄聞暴
卒興亡之兆其理昭然其永康王遁入鎮州與卿顯
相疑惑今月一日於待賢館內已被繫俘所有僚屬
將較竝遭誅戮冤聲遙聽慘性可量想計聞之必多
酸楚卿一門忠孝三代王公須自雪家冤當共清國
難於我則旣明向日於彼則無與同天自然庶土分
茅長居爵位重齒列鼎永慶來雲孟津之會宜先塗

山之期勿後况車駕按幸已及晉州無致他人別邀
富貴臨軒睠注寤寐不忘所有諸道申奏蕃賊等逃
遁事繇表章文狀等竝同封往其三軍官吏僧道百
姓等別降勅曉示撫問用符卿意當體朕懷

六月至雒詔應有契丹除授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
練使刺史及令錄賓僚將吏等竝各安職不議改更
十一月杜重威據鄴城拒命城中散指揮使穆彥章
相次與軍士等來歸彥章賜帛百段銀帶噐皿鞍馬
等餘有差

乾祐元年詔曰其有先曾事契丹并有骨肉見在契

丹者其本人本家所在切須安存不得妄有恐動
隱帝乾祐二年正月乙巳朔制曰河府李守真鳳翔
王景從承興趙思綰等此與國家素無讐讐偶因疑
懼遂致叛違所以命將陳師徵辭問罪止期旦夕必
見攻收然以彼之提封朕之黎庶久陷孤壘可念非
辜易子折骸填溝委壑爲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
已愛人先王厚德包荒含垢列聖美談宜弘濟物之
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真王景從趙思綰等宜令
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幡然歸順朕竝待之如
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申明信誓固無改易其或不

謹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尅日蕩平候復收
誠池罪止元惡其餘誣誤一切不問仍預告諸軍破
城日不得殺人放火諸處草寇等拋棄耕農聚集林
藪晝伏夜動害物殘人前後累令翦除繼行招諭尙
恐疑懼特示寬恩如能改過知非出來陳首者應以
前所有非爲一切不問宜令逐處節度刺史及巡簡
使臣明行曉示宣達朝廷恩旨冀其歸業嘗切撫安
不得信任節級所繇衷私恐動重念征討以來勞役
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恤
之澤未下於瘦羸愁嘆之聲幾盈於道路尙以軍旅

未息帑廩無餘猶稽蠲復之恩空懷愧憫之意卽俟
邊烽少弭國患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藩侯
郡守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
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農桑少察究濫
共挾政理用副憂勞凡百臣僚當體朕意辛未夏州
節度使李尋殷獻馬謝隸靜州爲屬郡彞殷祖拓拔
思恭唐光啟初得夏州節鉞自相繼襲後唐明宗時
命彞殷登城言曰夏州虛名耳無珍寶帑藏貢賦朝
廷但以父子相傳寓居此郡或朝廷指使征伐願誓
衆先登幸國家哀憐繇是赦之自是傲視中原陰結
叛臣朝廷知其心而羈維之

四月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遂授思
綰華州節度留後簡較太保以永興城內都指揮使
彞嘗卿爲虢州刺史

九月以契丹僞署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右衛將軍
奉明曾任蔚州錄事參軍頃歲契丹陷蔚州奉明爲
蕃將南大王養子累授刺史戎王死永康立以奉明
爲邢州節度使以代麻荅麻荅王留鎮州未幾聞高
祖南渡高唐英死於安陽心不自安乃請麻荅署馬

部都指揮使留鐸爲本州副使尋今知軍府事奉明
歸於鎮州麻荅被逐奉明赴闕故授環衛之官
二年三月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人
徇于市復給與衫帽放還淮南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十七

招懷第五

周太祖以漢乾祐中奉命討河中李守貞太祖令水
軍沿河具戰棹長連城用步軍分守各以使臣監之
賊小較劉重進高思來降補招收十將付以錦袍銀
帶積於城下令誘賊軍

廣順元年正月徐州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據城拒守勅曰朕昨迫于軍情遂臨帝位已曾示諭想備聞知汝等初得耗音爭無疑懼一則顧身擐甲閉關須至如是今覽汝等報姚武文字備悉心誠况汝等始則爲使主竭忠終則向朝廷順命秉持甚善節義可嘉佇俟旌褒何煩憂懼近者已有勅旨汝等並授郡符只候新節度使人州即便施行恩命朕當示信于天下汝宜諭旨於城中凡在軍民各宜安堵其諸元從職員並宜安撫

三月丙寅與荆南高保融詔曰安審琦奏湖南船網

行監押節級官健四百九人在襄州朕以武陵長沙尋戈結釁旣道塗而梗澁致官健以淹留鄉義在卹鄰志惟體國俾歸途而無滯副軫念以在茲已降宣命下襄州取逐人便穩如願歸本道者卽差人管押至荆南候到卿可差人部送至湖南
五月丁丑勅京兆鳳翔府朕臨御以來憂勤無怠慮庶政之尚闕恐蒸民之未安寢食不遑夙宵若厲早歲雍岐連叛兵革薦興迨至討平可知傷弊誠念負罪之黨尋以誅夷亡命之徒近皆滌蕩則被釋放者皆爲赤子經釐革者悉是平人雖性命之永全在生

涯之何着興言軫閔未嘗去懷其京兆鳳翔府先因
攻討之時及收復之後應有諸色犯罪人第宅莊園
店舍水磴曾經籍沒及本主未歸者已宣下本道却
給付罪人骨肉爲主仍仰逐處嚴切指揮勿令所錄
裏私闕妄邀求資金庶令存濟用副朕懷

八月滄州王景言幽州饑繼有流民入界勅朕以沿
邊百姓適因災沴遂至流亡拋棄鄉園扶携老幼未
有安泊之地深懷愍念之心宜切撫綏庶令存濟其
邊界流移人戶差使臣與所在官吏撫恤安泊其滄
景德管內甚有河淤退灘之土嵩萊無主之田頗是

膏腴少人耕種可令新來百姓量力佃蒔只不得虛
占土田有妨別戶居止如是願在別管界內居住者
亦聽取便所在關津口岸不得阻滯如邊界有親識
可依亦聽從便仍人給斗粟委三司支給候安泊定
取便耕種放差稅

是月晉州送擒獲太原軍士二十六人各與巾履衫
袴竝釋之

二年正月賜兗州慕容彥超詔曰朕與卿久敘兄弟
比無嫌隙自前歲奔逃之後尋時慰納如初察憂疑
則推以赤心邀信誓則指之白日留男不歸大職欲

已只在舊藩動必依從斷無疑阻何故執心不定率
意而行聚草寇于城中修戰具于衙內發言不遜舉
事無嘗差遣元隨主持鎮務恣令殘害任便誅求率
配之名三四十件捨拾事力贍養姦克一境生靈不
勝其苦南則結連淮寇北則勾喚劉崇早者差都押
牙鄭麟口奏敷陳乞移藩閩朕推心嘉納回詔允俞
昨上表請赴闕廷朕亦一從卿意復成欺侮讎有指
名兼更偽詐鄆州書題點染齊王勳德且非奇計何
必如斯近者東面諸侯相繼奏報稱卿差點管內人
戶團併義營欲議發軍攻取隣道衆情不服闔境波

逃其百姓皆併力同心殺却元隨鎮將例各將家廻
避散投外界潛藏或則保聚山林就便構置寨柵懼
卿挾讐屠害不保朝昏懸望官軍救護爲主朕爲人
父母能不痛心弔伐之行蓋不獲已今差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曹英等部領馬步大軍問卿情狀卿若能
改心知過束身歸朝當許全生待之如舊朕或違信
是謂自欺卿若拒張便令攻取今更飛此詔始末指
陳冀卿靜慮深思庶幾轉禍爲福言盡於此卿其圖
之

一月癸卯以先擒獲太原鄉軍頭周暉而下百三十

三人各賜錢鞋遣供奉官蓋繼明部送昭義界放還鄉里甲辰以先獲淮南指揮使燕敬權都頭趙筠官健吳進羅義等四人放歸本土仍賜衣服金帛以遣名見謂之曰爾歸言達吾意於爾君凡人惡克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助此克慝驅徒領衆涉我封陲南土君臣非良筭也

是月戊申以兗州兵士數百人先在金州屯戍其家口仍在本城中勅就金州撫諭之曰一昨慕容彥超結連草寇毒寇蒸民側近縣鎮鄉村無名脅從徒害

人神憤怒須議討除朝廷已發大軍往彼攻取汝等屯戍邊境勞苦經時言念忠勤不忘寤寐所有汝等家口竝在兗州城內屬此背違想皆憂念在朕誠意暫不弭忘已降宣命指揮曹英候收復城池日晝時選得力負寨部領兵士率先入城占據本營安撫逐人骨肉家口不得輒有驚恐
五月親征兗州乙丑旦次金鄉曹英送賊黨文懷美三人至行在賜袍帶釋之癸酉賊散員都將周延嗣歸順自是賊黨相繼來奔皆有所賜
是月兗州行軍孫暉副使劉演及本城將較等爲軍

士所獲帝以其脅從皆賜衣裝以釋之諸村鎮要路捕獲得賊黨者相繼而至帝多宥之彥超元隨都押衙鄭麟李玘及伶官十數人王峻請而免之是月兗州平制曰應曾與慕容彥超同惡之人逃避潛藏者並與釋放仰於所在自出陳首百日不首者復罪如初應已伏誅逆黨人等於諸處有骨肉者先已指揮放罪招安尚慮本身抵法之後却有驚疑宜令所在州縣明行告諭並釋放不問兗州城內幕職及縣官吏軍府將較並令放罪及衙前州使兩院職役人本城軍都並勒仍舊自慕容彥超違背已來鄉

村山寨豪強人等接便爲非劫掠虜殺今因收復之後並與洗滌一切不問

八月淮南界俘獲耕牛雜畜詔送還本處
三年正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辰上言河東界僞麟州刺史楊仲訓以蕃部攻圍繼來求便乞歸明賜勅書曰麟州刺史楊仲訓及軍州將吏職員等拒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奏得汝等狀稱劉崇拒命聖朝堅其逆壘今被部族侵迫乞垂救解兼已稱大朝正朔並門逆命邈郡無歸值妖孽之脅從致朝貢之阻絕今則蕃部兵民助我討違汝等哀告蕃鄰欲謀歸向

備覩變通之意特用弘納之仁宜示撫安用獎忠順
已指揮州府及諸蕃部不令進攻汝等便宜明宣朝
旨告諭軍民應是通河東道路口崖晝時遣人守禦
不得通人來往凡有公事一一奏取朝廷指揮其官
員將較職掌一切依舊仍分折名銜申奏當議等第
加恩兼之酬賞邠州折從阮言奉詔示諭慶州諸蕃
部尋遣人告報首領其野鷄第七門族首領李萬全
及樹駱等族受勅書領袍帶等設誓其諸族猶負偏
彊見與寧州諸軍襲擊其次月戊申邠州折從阮言
奉詔討逐慶州野鷄族兼招携諸部族臣自前月興

兵後招到樹駱等二十一族與勅書袍帶綵緞設酒
食令發誓詞盟約兼排列軍士圍繞今已和斷兼補
郝爽爲慶州牢城使又發龍捷一指揮赴寧州深州
言蕃界內來歸老小漸多任便諸處安置二月巳前
解州刺史鄭元昭爲慶州刺史充青白兩池榷鹽制
置使廣順初以郭彥欽再刺慶州性瀆貨及擅加榷
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鷄族
多羊馬彥欽作法擾之利其賂遺蕃情橫悍易爲不
法彥欽乃奏野鷄族暴盜掠奪綱商帝難於興師遣
使賫詔書撫慰望其率化蕃人旣苦彥欽惡政不時

報命或曰野鷄部族蕃落之最狡者宜以兵詰而誅之乃移陝帥折從阮鎮邠州又令寧州張建武會合環州皇甫進兵攻之建武勇於立功徑趨野鷄族帳追擊殺數百人其喜萬玉族折思族殺牛族者皆熟戶蕃人此無猜忌又殺牛素與野鷄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欽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劫奪之翻爲諸族所誘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被蕃人追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餘折從儉等以兵自保無相救應建武陷長男餘衆僅免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任彥欽至京師勒歸私第竟不得見建武左遷率府率是月元昭兩地摧鹽之任故特行制置以寧邊人

其月契丹降人僞授儒州晉山簿李著鄭縣簿王裔泰州司法劉裴等著賜比明經出身裔裴比學究出身五月沁州和州縣民百四戶來奔遣於河中安置命節度使彥超分配居止撫安

六月勅大原來降嵐州錄事叅軍丁守加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蔡州真陽令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詔自廣順元年後來幽州淮南

西川河東等界軍人百姓投降者累令安撫所在有無荒閒田土一任請射任佃爲永業西川接界久不通商今後一任來往只須所屬官吏防閑恐夾帶奸細

三月辛巳詔應公遼州府接近西州淮南契丹河東界處仰所在府州及巡簡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及虜人畜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動其投來人戶仍仰倍加安撫

是月親征河東甲午次高平縣兵士解嚴詔河東降卒二千餘人各賜絹二疋並給衣裝義軍各絹一疋令還本部受賜者無不歡呼感泣

四月戊午僞遼州刺史張漢超待罪於行闕命釋之仍賜衣服鞍馬器備等甲子僞州防禦使董希顏僞嵐州刺史郭言等詣行闕見帝命釋罪賜賚有差丙寅僞泌州刺史李廷誨見丁卯僞憲州刺史韓光愿見皆賜賚有差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就殺僞刺史趙臯及契丹大將楊耨姑來降尋以李就爲簡較司空忻州刺史仍遣使慰諭

是月討太原回詔河東及契丹敗散軍士其中有潛竄山谷間者並令招喚不得輒有傷害如是義軍百

姓便可放還本家若是軍人及諸色人竝監送至駕前各與穩便安排遼泌二州新屬路府久陷賊境深可憫傷委本道節度使倍加安撫所有劉崇煩苛事件竝與除放洪州刺史李球以李球為洪州刺史二年九月甲午昭義節度使李筠遣牙將押送先擒到河東僞兵馬監押程友已下二百餘人到闕帝皆赦之仍加賜賚是月西南面招討使王景獲西川軍較姜暉已下三百餘人來獻帝曰姜暉等悉是中朝將士昨拒王師盡力於僞主亦其忠也宜竝赦之仍以錢帛賜之

閏九月穎州主言有淮南百姓邢盛等二人度淮而來言因失耕牛故來此尋覓本部以來自賊境奏稟朝旨帝曰率土之內皆吾民也豈以不庭之境便爲限隔宜速放還仍給官錢市牛與之十一月以秦鳳卒諂秦城階等州歸明將士自長行已上等第支賜優給其官吏將較職員等竝與加恩其中有西川人員除恩澤賞賜外加願駐留者厚與請受如願歸去者竝給盤纏用慰衆情免違物性應捉到賊軍將較一切放罪竝令押送赴闕各與恩澤自何里建等歸投西川已來訪聞管内州縣連歲飢

荒百姓軍人倍多勞役科歛頻併法令滋章既爲吾民宜革前弊今後除秋夏兩稅征科外應僞屬所立諸般科率名目及非理徭役一切停罷德音未該者宜令所司相次指揮

十二月辛卯右領衛將軍王繼清押僞鳳州節度使王環已下四十三人到闕帝赦其罪頒賜有差先是自興師西伐至收復秦鳳前後擒獲川軍凡數千人帝皆赦之仍給以袍袴糗糧署爲懷恩指揮繇是降卒無不感悅尋以環爲左驍衛大將軍仍以服玩鞍馬賜之

三年正月親征淮南壬子次永寧鎮帝謂侍臣曰壽州圍閉數月大軍暫退淮上如聞四面日姓往日入城迴避者多來歸業今王師再舉慮其復入城中枉爲餓殍宜先告諭俾安其家乙卯次趙村軍士於戊邏間擒到敗卒數人帝問曰爾敗來數日何不走入壽州而乃日夜奔走周旋不離此地蓋心迷耳命釋其縛仍以袍袴賜之

二月丁亥僞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降賜錦袍銀帶鞍馬繒帛有差

三月僞命光州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授承翰集州

刺史

是月賜楊光二州先歸順員流張洪等三十五人錦袍銀帶

戊戌壽州城內天成軍使蔡暉來降賜錦袍銀帶錢絹等

壬戌壽州城內軍較陳元貞等一十三人及水砦副將李溫等竝來降賜物有差

是月命供奉官安洪道押江而進奉副使王崇質李德明等二人發赴金陵初吳人聞正陽之敗其氣已消矣又聞今上敗何延錫於渦口擒皇甫暉於滁州

始懼覆亡之不暇乃遣鍾謨等奉表來上謨等因面奏云臣大國王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隸於大朝仍歲貢百萬之數以助軍用請罷攻討及孫晟至所奏亦然上以淮南諸郡半爲我有復又諸將捷奏日聞於行在料其事勢可以盡取江北之地乃不許之德明等上見急攻壽陽慮頃刻不保乃奏云臣之保本國向來不知大朝兵力如是願陛下寬臣等五日之誅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章表割江北諸郡盡獻于大朝上乃許其行因令賫璽書以賜李景書日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

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于茲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
爲聲教各擅蒸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陵上
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猥承
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迨於前王道未方於往古然而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
樂甲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
以來懷安不服破幽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
告疲民有餘力一昨廻軍隴上問罪江干我實有辭
咎將安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
欲前鋒所向彼寇無遺棄甲僵屍動盈川谷收城狗

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
其吭喉而能不亡者哉早者泗州王將遞送到書一
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賫所上表及貢奉衣服
腰帶金銀器帛茶藥牛酒等近差健步進到第二表
今月十六日使人孫晟等至齋到第三表及進奉金
銀等到行朝深誠厚意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
謂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苟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
武興戎所以討不服悖信明義所以來遠人五帝三
王盛德大業嘗用此道以正萬邦朕今躬統戎師龔
行討伐告于郊廟社稷詢于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

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外地自畫邊疆便議班師真同
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厭士庶之心匪徒違天兼
且拂衆但以淮南部內已定六州廬壽濠黃大軍悉
集指期尅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必若盡
淮南之土地爲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逃復如
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任免違
物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禮
非爲故事實有前規蕭管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
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
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事實真懇

詞匪枝游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質于天地
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于此皆不須云
苟日未然請從茲絕竊以陽春在候庶務縈思願無
廢於節宣更自期於愛重音塵匪遠風壤猶殊翹想
所深勞於夢寐又賜其將佐書曰朕自類禰興師麾
旄問罪絕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
捷相繼至若兵興之所自釁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
戎甲之次第不勞盡論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繼
來行闕追悔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咎之辭亦有罪
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木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

之期大孤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不徒還必若自淮以南畫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旣服義朕豈忍人必當別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爲國家之謀勉擇嘗久之利

四月駐蹕于壽春城下以江南僞命嘗州刺史姚鳳爲左屯衛將軍是月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昆仲凡十有七人自揚州來見賜衣物鞍馬錢帛各有差賜以希崇爲左羽林統軍又以淮南僞命揚州通句尙書虞部員外郎何幼冲爲工部郎中仍賜金紫

五月以僞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大府卿

六月詔以江北諸州縣有未收復處宜令行營大將明申招諭儻能知機歸順朝廷其向來各位當一切如故仍宜各藩大郡厚加旌賞其軍都自長行已上並與優給其中願歸江南者亦聽自便

四年正月詔曰應淮南界南百姓宜令行營將較告報諸軍不得俘虜傷害

三月親征淮南壬寅賜收降到淮南將卒許文縝已下一萬五百二十四人分物有差

甲辰僞壽州節度使劉仁贍上表乞降丁未再差人
上表是日賜仁贍詔曰朕昨者再幸淮淝盡平諸砦
念一城之生靈久困重圍豁三百之疎網少寬疲瘵
累聞感義累貢來章卿受任江南鎮茲淮甸踰年固
守誠節不虧近代封疆之臣卿且無愧忠烈廻翔之
際不失事機萬民獲保於安全一境便期於舒泰卿
便可宣達恩信慰撫軍城將覲儀形良增欣沃覽奏
嘉獎再三在懷差東上閣門使張保績入城宣諭是
日仁贍遣其子崇讓上表請罪又賜詔曰朕臨御萬
邦推誠克已當五兵未戢雷霆宣震耀之功暨萬旅

投戈覆戴示生成之德况卿等受任本國保茲列藩
戮力邦家將帥嘗道救援不及廻翔得宜事主盡心
何罪之有已令宣諭當體優恩勉自保調無更疑慮
稱獎在念寤思不忘戊申帝率六師於壽州城北受
仁贍以下降將仁贍已抱疾帝令不拜慰勞久之仍
賜蟒衣玉帶御馬鞍轡金銀器皿錦綺綾羅等甚厚
又賜其子崇讓等四人及監軍使周廷構節度判官
鄭收營田副使孫羽等分物又賜其軍士錢絹米麥
各有差尋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特進簡較大尉兼
中書令

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監軍使舒州團練使
朱元爲蔡州防禦使文德殿使監軍使周廷構爲衛
尉卿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大僕卿節度判官鄭牧
爲鴻臚卿賞歸順也

四月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
軍節度使簡較太尉許文縝爲簡較大尉左監門行
上將軍以僞命會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
節度使簡較大傅邊樞爲簡較大傅左千右衛上將
軍仍各僉一子爲供奉官

五月賜許文縝邊鏞王環周廷構馬延魯鄭牧孫羽
等宅地各數畝又以材植緡錢等賜之俾構居第
八月又賜許文縝等各絹三百疋綿五百兩俾備時
服

十一月癸亥賜濠州降卒錢帛各有差
乙丑漣水縣僞雄武軍使知縣事崔萬超以其縣來
降尋授萬超瓊州刺史充開封府馬步軍都指揮使
仍以鞍馬金銀錢帛等物賜之

丙寅制以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以
僞濠州兵馬都監泰州團練使陳遷爲忻州團練使
以僞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衛上將軍仍

以錦袍金帶賜之

是日賜漣水縣歸降兵士衣物錢帛各有差

庚午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已下詣行宮見帝優以待之咸厚加賜賚焉

十二月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尋授再遇簡較太保宿州團練使賜推誠化功臣仍厚賜加賚

五年五月甲寅韓令坤自揚州差人執江南僞閣門承旨李延祚來獻延祚稱奉李景命起遣江北人戶過江帝命釋之乃以錦袍賜焉

是月又賜海州捷到軍較卒伍錢帛有差

二月征淮南幸揚州辛酉僞天長軍使兼雄州刺史易贇及監軍使周暉已下詣行宮見尋以贇爲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以暉爲萊州團練副使咸加賜賚焉

三月己亥賜江南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王劉承遇至齋到草表分割廬舒蘄黃等州畫江爲界兼重疊見謝者頃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遂構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數久要須盡縷陳今者承遇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詞備

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靜於烟塵
師旅便還於京闕永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嘗潤一路
及泐江兵棹今已指揮抽退兼兩浙荆南水路將士
各降詔示竝令罷兵其廬黃蘄三路將士亦遣抽拔
近外若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兵士及軍都家口了畢
只請差人勾喚在彼將較交割州城所有江內舟船
或慮上下須有往來已指揮只令就北岸牽駕盡合
披陳幸惟體認

是月命鹽城監使申屠諤齎書押御馬一十疋金
銀鞍轡一十副散馬四十疋羊千口賜江南國主李

景諤先爲王師所擒帝釋而歸之因令齎是以往又
命釋先擒到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令歸江南仍加賜
賚焉

四月江南進奉使馮延巳已下辭歸賜延巳金器百
兩銀器五千兩絹五十疋錢五百萬緡馬四十蹄羊
二百口及僞副給事中田霖已下所賜各有差

五月降璽書賜李景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竊以道
契昌隆撫有疆宇控朱方而定霸總澤國以稱雄五
嶺三江風聲自遠重光奕世基構無窮不有奇傑之
才孰副民庶之望朕猥以涼德奄宅中區接風壤以

非遙幸馬牛之相及引領南望久渴徽猷果契素誠
獲親高義一昨繼勞使介頻奉好音方在行朝未遑
報命近還宮闕合遣輜車俾伸玉帛之歡少答歲寒
之意今遣大府卿馮延魯衛尉卿鍾謨管押持送仍
賜景御衣四對金玉帶各一錦衣綺羅縠綾帛共十萬
疋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并金玉鞍馬散馬
四百蹄羊五百口又賜其世子冀國信物稱是又賜
絹十萬疋俾犒其師焉

六月辛未降璽書賜李景云朕居大寶之尊爲萬邦
之主體穹昊從人之意法禹湯罪已之心豁開襟懷
昭示寰海方務協和之德豈忘曠蕩之恩戴想融明
諒應鑒認相次收到江南諸軍員寮兵士四千六百
八十七人今竝放歸自是命使臣七人分番押送赴
迎鑿渡過江仍以資糧賜之南軍無不感悅

七月庚寅放江南天輝拔山長劍兵士七百餘人歸

江南

十月甲午放刑部侍郎馮延魯左監門衛上將軍許
文績右千牛衛上將軍造鎬衛尉卿周廷構等竝放歸
江南又勅淮南諸州舊隸江南者元置義軍宜竝放
歸農

十二月庚辰江南生辰國信使曹翰辭上令齎璽書以賜李景云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星聚湖關挺生英哲命世既崇於基構承家撫有於江山顧寡昧之庸圖與君王之契協屬茲誕日遂舉舊章仍輟近臣往修國命導所懷於樂土期福履之無疆今差樞密承旨曹翰押生辰國信往彼到希見領仍賜景金銀器千兩錦綺繒帛二千疋御衣三襲玉帶二條名馬二十匹金銀鞍勒各一副

六年幸滄州四月壬辰至乾寧軍僞寧州刺史王洪率其部衆以城來降賜物有差尋授洪隨州刺史

五月幸瓦橋關以契丹僞州刺史高彥暉爲華州刺史以僞鄭州刺史劉楚信爲寧州刺史以僞關南巡簡使姚中斌爲汝州刺史皆賞歸順之智也

六月戊寅賜僞泉州節度使劉從効詔曰黃禹錫至省所上表歸附大朝兼於京都置邸務事具悉卿自保全土宇專養黎元立功早達於機權臨事固無於凝滯乃能望中原而內附陳方略以輸誠永言恭勤良多嘉獎爰自江南通和之後朝廷禮遇方深用恩信以綏懷俾寰區而是則兼以卿本道地隣江表嘗奉金陵遠有改圖理宜盡善如上都置邸與彼抗衡

雖百谷朝宗無以異也是時從劾遣牙將蔡仲興爲
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

